

# 英雄主义教育:生命教育不可偏废的另一端

● 向 麟 邹太龙

**摘 要** 重大突发事件是审视生命教育得失的反视镜,此次肺炎疫情折射出当前生命教育存在认识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偏失,突出表现为英雄主义教育的缺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不宜停留于肉身保全的知识或技能传授的低层样态,而应上升至高阶层面的生命价值追求,引导学生崇尚英雄,争做先锋,赋值有限人生。重构英雄主义在场的完整生命教育,需要将价值追求纳入常态化的生命教育,选树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英雄榜样,组织学生参加形式丰富的生死体验,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红色研学旅行。

**关键词** 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教育 生命价值 生命教育

**课题来源**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向卓越教师培养的课程整体优化研究”(课题编号:BIA18018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向麟/湖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德育;邹太龙/湖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学校德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sup>[1]</sup>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和家国的精魂,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主义不会过时,英雄精神不会黯淡,英雄主义教育更不能丢。<sup>[2]</sup>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怕牺牲、舍己为人、乐于奉献等高尚品质,恰好是生命价值的完美写照,也是生命教育的鲜活素材。而“生命”二字又是贯穿重大突发事件的主题词,从生命遭受重创到生命的顽强不息,从生命的守望相助到生命的价值超越,无不体现了生命的可贵与伟大。<sup>[3]</sup>由此可见,英雄主义、生命教育和突发事件因为“生命”的纽带而产生内在联系,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不可能不兼顾英雄主义。为此,本文拟就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重新审视生命教育和英雄主义的关系,力图澄清其中的一些偏激观点和错误认识,让英雄主义在生命教育中占据应有地位并释放其独特价值。

## 一、英雄主义在生命教育中的旁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主导型社会,道德主义

的特征十分明显,相比于道德,生命的价值往往被降格,以致于出现用道德排斥生命现象,更有甚者,生命成了彰显道德(以身殉道)的工具。传统儒家文化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生命和道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要“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哪怕是“朝闻道”,也“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抵牾时要“舍小家保大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铸就了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见义勇为、宁死不屈的民族品性,像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反映在学校教育中,英雄主义也备受重视,很多英雄人物及其英勇事迹都出现在中小学的课程里面。

然而,新世纪以来掀起的生命教育热潮正冲击着传统的道德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英雄主义的合理地位,对英雄主义教育形成了一种挤出效应。在一些人甚至有些学者看来,英雄主义教育有悖于生命理性,隐含着“生命是无足轻重”的价值取向,是在向

学生输送一种牺牲型的道德观念,甚至有人将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原因归结为英雄献身精神的误导,认为“五壮士”淡出教材彰显了生命理性。<sup>[4]</sup>平心而论,生命教育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呵护,引导学生珍惜和敬畏生命,无疑是对传统牺牲型道德的一种有益纠偏。但是,它在“矫枉”的同时又陷入了“过正”的误区,过于推崇所谓的生命理性,一味地强调肉体的保全,可能导致英雄主义成为生命教育中“被遗忘的角落”。

其实,生命教育和英雄主义并非冰炭不同器的二元世界,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为了帮助学生确证生命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在肉身保全和英雄主义的关系上,我们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二级跳跃式思维,完整生命教育“不仅要教育学生爱惜生命,也要教育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生命的价值,敢于为更崇高的东西英勇献身”<sup>[5]</sup>;二者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而英雄主义的缺场,会导致生命教育的片面化和肤浅化,过于强调生命的保全和吝惜,可能误导学生形成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错误认知,将生活等同于“生下来,活下去”,甚至可能滋长学生形成贪图安逸、畏首畏尾、害怕吃苦、胆小如鼠的性格缺陷,成为囿于一己私利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尤其是在物质丰裕的当今世界,青少年的生命成长更需要英雄主义的滋润和指引。

## 二、生命教育观照英雄主义的内在理由

和平年代,英雄主义教育丧失了特殊时代背景的天然土壤,往往被误认为不合时宜,是在向学生传递一种错误的生命观,因此遭到不少家长和学者的批评和反对。而在学校的生命教育实践中,英雄主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多时候处于一种阙如的窘境。那么,在此背景下,呼唤和提倡英雄主义在生命教育中的回归,就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前提性工作——从认识上找寻生命教育必须要观照英雄主义的内在理由,从而推动学校理直气壮地开展英雄主义教育。

### (一)人之生命具有双重化的典型特征

人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人的生命具有双重性,即存活层面的肉体生命和价值追求层面的人文生命与精神生命。以求生欲表现出来的生物生命,是初级生命,而以责任、使命、价值、超越等显现出的精神生命,才是人之为“人”的那个生命,是生命的高级形式。人尽管以有限的肉体生命而存活,但又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拘囿,向往和追求着无限。作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日渐强烈的生命体,人又时刻面临着如何生的选择,价值、理想、信仰、意义等问题必然倒逼人们去思考生命的真谛,毕竟“对自己来说,人是不充分的,如果生命不为我以外的

目的服务,如果生命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生命就没有意义”。<sup>[6]</sup>人是超越性、价值性的存在物,追求远大理想和高尚道德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照此分析理路,关涉生命价值的英雄主义就必然成为生命教育不可偏废的另一端。诚然,生命教育需要重视学生肉体生命的保全与保健,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生命教育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崇尚英雄,学习英雄身上那种舍己为人、不畏艰险的崇高精神境界,争做民族复兴大业而奉献青春的时代新人。

### (二)英雄人物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般而言,英雄及其行为会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存在对生命肉体构成威胁甚至是死亡的真实情境,二是行动主体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三是超越一己私利的道德追求。从生命的自然之维看,英雄亦是血肉之躯,也深知生命的脆弱和可贵,但在生命的精神层面,英雄又超越了物质生命,追求着生命的厚度和价值。当发现需要守卫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并为之献身时,英雄不会表现出对生命的迂执和吝啬,而是敢于挺身而出,杀身成仁。为了民族大义,英雄甘愿舍弃肉身,为了信仰和自由,英雄可以坦然接受“黑的美”,比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了英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壮气魄和崇高气节。

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坚定信仰、远大抱负、顽强意志、奋不顾身等高尚品质,正是对生命的真正觉解和最好诠释。可以说,英雄人物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资源,生命教育不能忽视英雄主义的重要价值,以所谓的生命理性盲目拒斥英雄是一种简单化的机械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在为当今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社会问题寻找历史借口!<sup>[7]</sup>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去体会和理解整日处在兵荒马乱,忧惧于亡国灭种的前辈们的梦想,因为这梦想虽已过去,而其意蕴却有助于面向未来。”<sup>[8]</sup>而且,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构成,英雄主义又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死亡教育,带给学生的是一种正面的敬畏而非消极的畏惧,可以引导他们领悟生命的可贵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英雄主义也不能从生命教育中抽离。

### (三)当前生命教育存在低层化的误区

新世纪以降,随着教育的人本转向以及各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推动,生命教育在学界和各级各类学校都引起了足够重视,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一种尊重和保护个体生命的浓厚氛围,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中

牺牲型道德的矫正和纠偏。但与此同时,其中也出现了一种需要警惕和澄清的偏激观点,那就是过于强调肉身保全的生命理性,将生命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任何牺牲生命的现象都要避免和反对,甚至提出“英雄主义教育是践踏生命、对生命置若罔闻的错误教育”。<sup>[9]</sup>受此思想的影响,学校的生命教育实践也陷入了保护学生生命安全乃第一要务甚至是全部内容的误区,生命教育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以普及生命知识、增强生命意识和掌握逃生技巧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的低层样态,以致于有校长语出惊人,认为学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就是好教育。<sup>[10]</sup>其实,生命除了存活层面的物质需要和欲望之外,还有那些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信仰、价值和理想,相应地,生命教育也就绝不是消极地一味保全自己的生命,用所谓的“生命理性”刻意地规避崇高、拒绝奉献、否定牺牲,而是要引导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

### 三、英雄主义在场的生命教育重塑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英雄主义缺场的生命教育处于一种残缺不全和简单肤浅的低层样态,它既非生命教育的全部,更非生命教育的真谛。完整而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必然也必须涉及到道德信念、人生信仰、生命意义和价值追求等超越层面的精神生命,这当然避不开英雄人物这一重要的生命教育资源,这样,英雄主义教育就成为生命教育不可偏废的另一端。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人类思维容易滑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极端,生命教育又可能从合理的“矫正”陷入“过正”的泥沼。重塑英雄主义在场的生命教育,并不是提倡假大空式的高标德育,更不是鼓励学生成为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道德圣徒,而是对当前生命教育中存在的被动式和肤浅化误区进行澄清和匡正,在重视学生肉身保全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追求人生的价值。

#### (一)将价值追求纳入常态化的生命教育

从产生背景看,生命教育多是应对社会危机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工具性,在学理层面缺乏理性审视和通盘考量,其严重后果就是中小学的生命教育实践存在运动化、被动式和滞后性的弊端,突出表现为生命教育更多的是随着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出现或消失而随之开展或暂停。而且,认识上的偏颇必然导致实践中的偏失,由于对生命教育的窄化和片面理解,人们的视野就主要锁定在保全肉身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上,而将生命意志、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旁落一边。比如,云南、湖南、黑龙江等省虽然将生命教育纳入授课内容,但依然局限于应急知识宣传、消防逃生演练、外出活动安全及自救互救常识教育。

肉身保全和价值追求是生命教育的完整内涵,以普及生命知识、增强生命意识、掌握自救本领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只能算是生命教育的低层样态,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教育还必须跃升至高阶层面的价值追求。而且,以人生意义安顿和生命价值追求为主要内容的另一端才是生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更应成为生命教育的常态。<sup>[11]</sup>其原因在于,虽然灾难性事件时有发生,但从概率论上说,偶然事件和突发事件终究不是常态,相反,生存的困窘、生活的困顿、人生的困惑以及价值的困境却时刻困扰着我们。所以,常态化的生命教育除了传授学生必要的保护生命的知识和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关注作为生命原动力和指明灯的生之意义,培养学生一种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顽强不屈的生命信念和“人生为一大事而来”的价值追求。正如鲁洁先生所言:“由教育所培养的人因为不能正确地懂得‘为何而生’,为此一切‘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之发挥也就陷入盲目而难以符合人性之根本。”

<sup>[12]</sup>生命教育的终极旨趣和本真意蕴在于提高个体的生命质量,让每个学生彰显生命活力,体验生命精彩,实现生命价值。

#### (二)选树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英雄榜样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他人或模仿榜样而学习某种社会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中小學生正处于思想品德成长的拔节孕穗期,崇拜何种偶像,效仿什么榜样,认同哪种价值,对其一生长至至关重要。教育工作者需要为其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引导他们崇尚民族英雄,争做时代先锋,而不是昙花一现般的流量明星和频频炫富的“富二代”。但是,榜样教育又很容易陷入遥不可及、收效甚微的困境,让学生产生一种“心向往之,但不能至”的疏离感和挫败感,特别是在“娱乐化”、“泛偶像”的当今世界,学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选择更趋复杂多元,社会和学校树立的榜样往往与他们所认同的价值不一致,这有悖于榜样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容易引起学生的心理反感和行为反叛。<sup>[13]</sup>

青少年有模仿榜样的倾向,榜样的德育功能不容忽视,教育工作者需要遵循青少年的身心特征和品德发展规律,凸显榜样人物的鲜活个性,选树富有时代特色、符合学生认知特点、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英雄榜样。此次疫情抗击中涌现在青少年身边的感人事迹都是平凡人诠释和追求生命价值的真实写照,是一部鲜活的英雄主义教材。当目睹白衣天使们脸上的压痕、手上的红斑、头上的短发,看见志愿者们昼夜奔波的疲惫身影,青少年由此深刻地认识到,英雄并不遥远,也不是少数英豪的专利,平凡人和英雄之间没

有绝对的鸿沟,即便生而平凡,只要敢于挺身而出,平凡人也可以成为学习的榜样。教育工作者应该以此为契机,选树战“疫”英雄,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英雄精神照亮前进之路。

### (三)组织学生参加形式丰富的生死体验

生命和死亡是一对互为前提、相反相成的概念,孔子就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其实也可以反问道:“未知死,如何生?”倘若没有死亡,生命不会显得弥足珍贵,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关于死亡的一切思考,都反映出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sup>[14]</sup>这便是“向死而生”的哲理。其实,痛苦、死亡、灾难、公共危机事件都是生命教育重要的内容、途径和策略,认识死亡有助于“帮助人们澄清、培养、肯定生命中的基本目标与价值,通过死亡的必然性来反思生命的意义及其价值。”<sup>[15]</sup>

包括此次肺炎疫情在内的灾难性事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死亡教育不能旁落于生命教育的视野之外,教育工作者需要秉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重视和开展死亡教育,积极引导,积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死亡,一则可以避免因重大危机事件的降临而产生惶惶不可终日心理恐慌,二则可以预防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尤其是国家危难之际)过于强调肉身保全而沦为道德懦夫,敢于为了民族大义而奋不顾身,正如孟子所讲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孟子·告子上》)具体而言,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死亡教育:一是引导学生在特定日期参加扫墓、祭祖等活动;二是带领学生参观产房、殡仪馆、养老院等与生老病死相关的场所;三是组织学生参加集科普、休闲、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VR自然灾害体验馆,从中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如地震的“天翻地覆”、台风的“横行无忌”、海啸的波涛汹涌。<sup>[16]</sup>通过这些形式丰富的生死体验,学生除了掌握一些救生本领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生命内涵、价值的理解会更加刻骨铭心,更能真正领悟死亡的奥秘和生命的可贵,才不会上演厌世轻生的悲剧,也才不会出现欺凌或伤害同学的行为。

### (四)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红色研学旅行

作为一种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研学旅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独特教育形式,为学校德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开辟了新途径。<sup>[17]</sup>其中,强调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研学旅行是促进学生品德成长的催化剂,也是进行英雄主义教育的天然实践场所。通过现场还原、体验参与和躬亲实践,学生可以切身体会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深刻感知当下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珍惜生命、崇尚英雄、追求价值的良好品质。<sup>[18]</sup>而且,这种融认知、身体和环境于一体的具身学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远非课堂、教师和书本所能比拟,比如,当学生置身于革命英雄纪念馆时,其心中荡起的崇敬之情和践行之志,就不是书本上抽象干瘪的榜样所能激发的。<sup>[19]</sup>由此可见,红色研学旅行活动对于中小学生学习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地方和学校需要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的指导下因地制宜,遵循本地化或近地化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红色资源,开展符合校情、校情和生情的多元化红色研学旅行。具体而言,可以组织学生祭扫革命烈士陵园、瞻仰英烈战斗遗迹、到访英雄故里,还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抗战主题纪念馆、档案馆、博物馆,适时、适机、适境地向学生渗透革命英雄主义,让英雄事迹和英雄精神在中华大地薪火相传。

#### 参考文献:

- [1]金一南.英雄就是脊梁[N].解放军报,2019-12-18(010).
- [2]邹太龙.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不能丢[J].中国德育,2017(13).
- [3][11]邹太龙.公共危机事件下的生命教育:反思与重构[J].思想政治课教学,2020(03).
- [4]周士君.“五壮士”淡出教材彰显生命理性[J].教学与管理,2005,(22).
- [5]刘次林.英雄·生命·道德——兼议生命教育的误区[J].教育发展研究,2009(06).
- [6]A·J·赫舍尔.人是谁[M].晓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452.
- [7]张正江.革命英雄故事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J].当代教育科学,2006(04).
- [8]张晓川.百年中国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 [9]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71.
- [10]教育就是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N].楚天都市报,2011-05-25(01).
- [12]鲁洁.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J].教育研究,1997(04).
- [13]殷雪,高德胜.对榜样以及榜样教育的再思考[J].中国德育,2012(06).
- [14]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4.
- [15]Corr, C. A., Nabe, C. M., & Corr, D. M. Death & Dying, Life & Living(6th edition).Cengage Learning,2009:17-18.
- [16]易连云,邹太龙.教师生命教育的缺场与重构[J].当代教育科学,2015(02).
- [17]徐明波.研学旅行的德育创新与实现路径[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9(04).
- [18]赵庭,赵广忠.探索红色研学旅行的沂南模式——访山东省沂南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李道宽[J].中国德育,2018(05).
- [19]邹太龙.中小学研学旅行亟须处理好五对关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11).

(责任编辑 金传宝)